

## 杨素清教授应用对药治疗银屑病的经验采撷

孙艺榕 安月鹏

**【摘要】** 从病因病机的认识及用药方面总结杨素清教授在临床治疗银屑病的经验。杨素清教授针对不同证型的银屑病将相关药物进行有机组合,形成了独特的药物配伍风格,体现了对药治疗银屑病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荆芥和防风,全蝎和蜈蚣,羌活、独活和威灵仙,生地黄、牡丹皮、赤芍药和紫草,土茯苓和黄芩等 5 对药物的分析阐述,分别从“风”“毒”“寒湿”“血热”“现代药理”等不同角度论治银屑病,拟为运用中医药诊治疾病提供了新思路及方法。

**【关键词】** 杨素清; 银屑病; 对药; 经验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7.11.036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红斑鳞屑性疾病,病程较长,具有易复发倾向。目前,西医治疗银屑病尚无特效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373639)

作者单位:15004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孙艺榕(硕士研究生)];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安月鹏)

作者简介:孙艺榕(1992-),女,2016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疑难性皮肤病的研究。  
E-mail:1466905979@qq.com

通信作者:安月鹏(1986-),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疑难性皮肤病的研究。E-mail:  
522176709@qq.com

疗法,远期疗效不稳定。中医治疗银屑病疗效较好,是中医皮肤科的优势病种之一。

杨素清教授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皮肤科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师从中医皮肤科名家王玉玺教授,继承了王玉玺治疗皮肤病的理论思想,从事中医外科工作 20 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了系统的具有特色的治疗方案,尤其是在中医药治疗银屑病方面造诣颇深。当今医家提出“辨血为主,从血论治”的辨证论治规律和以血热证、血燥证和血瘀证为基本证型<sup>[1]</sup>。杨素清教授认为,“风”“毒”“湿”邪在银屑病发病的病因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在治疗银屑病时善于运用对药,对药可以相辅相成,体现了从“风”“毒”“寒湿”“血热”论治银屑病的理论思想,经临床实践证明疗效明显。笔者有幸跟师亲聆教诲,现将杨素清教授应用对药治疗银屑病的经验归纳如下。

## 1 对药举隅

### 1.1 荆芥和防风——从“风”论治银屑病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瘙痒性疾病,《诸病源候论·风痒候》指出:“凡瘙痒者,是体虚受风,风入腠理,与血气相搏,而往来于皮肤之间。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痒也。”痒自风来,风为阳邪,阳主疏泄,人体禀赋虚弱,正气不足,腠理疏松,卫阳不固,易为风邪所袭。若风邪乘虚客于肌表,卫气被郁,营卫郁滞,邪气壅滞,内不得通,外不得泄,气血郁滞则发生瘙痒,所以杨素清教授认为银屑病发病首先责之于风,祛风为治疗银屑病的基本原则。

银屑病皮疹发无定处,好发部位以头皮、四肢伸侧多见,瘙痒游走不定,时发时止,抓破血溢,破损处干燥、结痂,这些特点和风为阳邪,易袭阳位,风邪善行而数变等特性相符合。风邪所致的皮肤病主要表现为瘙痒和皮疹,银屑病发病初期多为“外风”为患。风邪易夹寒邪、湿邪、热邪为患。外风宜散,因痒自风来,风动则痒,止痒必先疏风,祛风药具有消风止痒的作用。荆芥具有疏风解表之功,防风具有祛风除湿之功而达止痒之效,二药合用则疏散风邪之功更捷,但凡风邪为患,皆当荆防并用,可畅通由里达表之机,通调三焦及经络之气滞,开散肌腠,祛邪解表,止痒效果明显。若患者素体阳盛,外感风邪,易从阳化热,表现为风热症状,常用药物为荆芥、防风、蝉蜕。蝉蜕可散风止痒清热,三药清热与祛风止痒并用,使风热得去,诸症消失。若患者素体虚寒,感受外邪后,易从阴化寒,表现为风寒或寒湿症状,常用药物为荆芥、防风、麻黄、桂枝。麻黄、桂枝性辛温可以祛风散寒,桂枝还常用来治疗阳气不宣而引起的四肢发凉,祛风与散寒并用,在临床收效良好。外邪久羁,郁久化热,营卫郁滞,常用药物为荆芥、防风搭配清热凉血药,而合“治风先治血”之义,祛风和凉血合用,使热邪得去,血脉调和,疾病自愈。杨素清教授治疗银屑病初期时每荆防合用作为基础药对,体现了从“风”论治银屑病的理论思想。

### 1.2 全蝎和蜈蚣——从“毒”论治银屑病

王玉玺教授提出毒邪是银屑病的致病因素,患者多为素体血热蕴毒,毒邪积聚皮肤腠理,毒邪深蕴肌腠,胶着难散,

蕴久而成顽症<sup>[2]</sup>。毒邪是比六淫病邪损害性更强的致病因素,毒邪致病具有顽固性,反复发作,病情迁延难愈。杨素清教授认为在银屑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毒邪起着关键的作用。银屑病患病日久,反复发作,长期缠绵不愈。痰毒者表现为皮损肥厚呈蛎壳状,颜色淡红,可伴有痰多、咳嗽,舌淡红,苔白腻,脉滑。瘀毒者皮损多表现为斑块状,皮疹增厚变硬,色暗红或紫暗,瘙痒程度不等,可伴有甲错,舌质紫或黯紫,或有瘀点、瘀斑,脉涩或弦。湿毒者皮损好发于褶皱部位,表面糜烂,或有渗液,偶有新发皮疹,可伴大便黏滞,舌红苔腻,脉弦滑。

毒邪是顽固性银屑病的关键致病因素,杨素清教授经常运用全蝎和蜈蚣配伍,虫性走窜,其通达经络之力尤强,可祛风通络,入络搜毒,善于治疗皮肤顽症。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蜈蚣,味微辛,性微温,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其性尤善搜风。”同时对全蝎也有所论述:“全虫其性虽毒,转善解毒,消除一切疮疡,为蜈蚣之伍药,其力相得益彰也。”杨素清教授取二药有毒之偏性,达到以毒攻毒之效,体现了从“毒”论治银屑病的理念,在临床上治疗顽固性银屑病每获良效。

### 1.3 羌活、独活和威灵仙——从“寒湿”论治银屑病

“湿”为自然界的六气之一,湿邪致病广泛,湿与诸多皮肤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湿性属阴、性黏滞”,湿邪致病多病程长,迁延不易速愈,或反复发作不已;“湿邪易阻碍气机”,影响津液的正常输布,可产生燥象。银屑病的特点与湿邪致病的特点有相似之处。隋代《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五·干癣候》:“干癣……皆是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所生。”古代医家已认识到湿邪是银屑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杨素清教授在临床治疗银屑病询问病史时发现,最初发病的诱因多为湿邪,因此从湿邪论治银屑病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寒湿型银屑病病程缓慢,迁延缠绵,不易愈合,多见手足腕关节、手指趾末关节肿胀、酸痛、僵直、畸形,屈伸不利,肌肉萎缩。皮损颜色或淡或暗,鳞屑不多,瘙痒不重,伴有畏寒肢冷,每遇阴雨天加重,汗少或汗不出,口淡不渴,便溏,溲清,舌淡苔白润,脉沉细或弦。

角药是 3 种中药联合使用,系统配伍而成,如三足鼎立,互为犄角。“角药”一词,虽未见诸中医典籍,但医生却常运用此药物配伍规律进行着长期的医疗实践<sup>[3]</sup>。杨素清教授在治疗寒湿型银屑病时,善于运用羌活、独活和威灵仙角药,体现从“寒湿”论治银屑病的理论。羌活、独活具解表散风寒、祛风胜湿之功,威灵仙具散风祛湿、通利关节之功,三药合用,可达散风祛湿、温经通络、通利关节之功,尤对下肢风湿疼痛及四肢麻木疼痛效果明显,在临床治疗寒湿型银屑病疗效显著。

### 1.4 凉血四味——从“血热”论治银屑病

银屑病皮损以红斑、鳞屑为主,银屑病的皮损表现与血热有关,朱仁康强调,“血分有热”是银屑病发病的主要原因,“血热”病机贯穿银屑病治疗的始终<sup>[4]</sup>。各医家虽然用药习惯有所不同,但都坚持运用凉血法治疗银屑病。

进行期银屑病患者病情复杂多变,分析其病因病机,多

以清热凉血解毒法为治则,清热泻火解毒以达祛邪外出使邪气不得深入之目的,凉血活血化瘀使气血调畅;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进行期银屑病正邪交争剧烈,表现为皮疹发生及发展迅速,邪气亢盛,新发皮损不断出现,若正气充盛,则邪气可除,病情得愈。杨素清教授在临床上治疗进行期银屑病时,治以清热凉血解毒法,常采用生地黄、牡丹皮、赤芍药、紫草四味凉血药合用。因进行期银屑病是疾病的初发阶段,血热偏盛,营卫不和,气血不畅,阻于肌肤而发,故在治疗上选取生地黄、牡丹皮、赤芍药、紫草四味清热凉血之品合用。清热凉血解毒之法,既能祛邪外出,又能扶助正气,使气血调畅,疾病自愈,杨素清教授在治疗进行期银屑病时必用此四味药,体现从“血热”论治银屑病的理论思想,在临床上治疗效果显著。

### 1.5 土茯苓和黄芩——从“现代药理”论治银屑病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银屑病取得很大进展,促使人们对单味中药土茯苓、黄芩、青黛、甘草、鸡血藤等治疗银屑病的机制进行研究。现代医学研究已证实,治疗银屑病的中药有很多能抑制表皮增生,如虎杖、紫草、牡丹皮、白花蛇舌草、土茯苓、白鲜皮<sup>[5]</sup>。其中,研究较为透彻的两味中药为土茯苓和黄芩。

土茯苓味甘性平,具清热利湿解毒、通利关节之功,善于治疗恶疮痈肿。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土茯苓能明显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壳、足趾炎症反应,可选择性地抑制细胞免疫反应,主要抑制致敏 T 淋巴细胞释放淋巴因子以后的炎症过程,这一特点对于临床治疗细胞免疫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sup>[6]</sup>。结合土茯苓的中药功效和现代药理研究,可以看出土茯苓单味药就可以用于治疗银屑病,尤其对于湿邪所致银屑病的疗效显著。

黄芩味苦性寒,具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可用于治疗银屑病,尤其对于血热所致银屑病的疗效良好。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从黄芩中分离出的类黄酮对多形核细胞、单个核细胞和淋巴细胞有不同的作用,可能与黄芩的抗炎和抗过敏作用有关系,也显示这些成分有可能成为新的抗炎或免疫抑制药物<sup>[7]</sup>。

杨素清教授经常应用土茯苓和黄芩治疗大多数的银屑病,二药合用可达除湿清热解毒之效,体现了从“现代药理”角度出发治疗银屑病的思想,在临床实践中证明疗效显著。

## 2 验案

患者,女,31 岁。2014 年 6 月 9 日初诊。病史:患者银屑病病史 10 余年,多年来反复发作、时轻时重,多冬重夏轻。刻诊:右侧大腿内侧大片淡红斑,皮损呈钱币状,上覆厚层银白色鳞屑,干燥脱屑,自觉瘙痒剧烈,伴畏寒肢冷,大便日一行,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略缓。西医诊断:银屑病。中医诊断:白疔。治法:祛风散寒,温阳除湿,润燥止痒。处方:荆芥 10 g、防风 10 g、羌活 10 g、独活 20 g、威灵仙 20 g、当归 15 g、川芎 10 g、乌梢蛇 30 g、白鲜皮 15 g、苍术 15 g、蜈蚣 2 条、全蝎 10 g、制川乌<sup>先煎</sup> 10 g、怀牛膝 10 g、甘草 10 g,7 剂,水煎服,日一剂,早晚饭后半小时温服。2014 年 6 月 18 日二诊:患者皮疹逐渐变平,瘙痒减轻,口唇干燥脱屑,大便日一行,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小滑。在一诊方基础上加麦冬

10 g、玄参 10 g,7 剂。2014 年 6 月 27 日三诊:病情继续好转,皮疹由片状分散成岛屿状,瘙痒明显缓解,大便日一行,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略滑。在二诊方基础上加桃仁 10 g、桂枝 10 g、白芍 10 g,服 7 剂。

按 该患者患银屑病多年,反复发作且冬重夏轻,伴畏寒肢冷,瘙痒明显,病因当属风、属寒、属湿,同时有蕴毒之征象。杨素清教授治疗此证型银屑病以王玉玺教授的自拟方药“祛风败毒汤”为基础方,且在临床取得满意疗效<sup>[8]</sup>。运用祛风败毒汤治疗顽固型银屑病体现了 3 种对药的应用:其一,荆芥和防风这对药,祛外之风,止痒效果显著,体现杨教授以“风”论治银屑病的思想;其二,全蝎与蜈蚣同用,可入络搜毒以达以毒攻毒,熄风止痒共除内风之效,体现杨素清教授以“毒”论治银屑病的特色;其三,羌活、独活、威灵仙合用,祛外之风湿邪毒、温经通络、通利关节,对于寒湿产生的症状疗效良好,体现杨素清教授以“寒湿”论治银屑病的理论。这 3 种对药配伍在一起共奏祛风、除湿、攻毒、通络之功效。

从本例患者的治疗中,可以体现杨素清教授运用祛风解毒、温阳散寒之法治疗顽固型银屑病的理念,应用对药治疗银屑病利于临床施治,彰显出中医在治疗银屑病中的特色及优势。

## 3 总结

杨素清教授结合古典文献和临床实践,将相关药物进行有机组合,形成了治疗银屑病的独特的药物配伍风格和经验,对于治疗不同证型的银屑病取得良好的效果。对药和角药的临床应用,可以减毒增效,扩大药物的使用范围,以达提高临床疗效的效果,为运用中医药诊治疾病提供了新思路及方法。然而,对药和角药配伍治疗疾病可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故应该更加深入广泛地研究对药和角药在临床中的应用,以提高临床疗效。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中医药皮肤科分会. 寻常型银屑病(白疔)中医药循证临床实践指南(2013 版)[J]. 中医杂志, 2014, 55(1): 76-82.
- [2] 王玉玺. 当代中医皮肤科临床家丛书王玉玺[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4: 280-281.
- [3] 闫军堂, 刘晓倩, 马小娜, 等. 经方中“角药”的配伍应用特点[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3, 31(2): 364.
- [4] 宋坪, 李博鑑. 从血论治诸法合用—朱仁康研究员治疗银屑病经验(一)[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杂志, 2004, 3(1): 1-2.
- [5] 邓国昌, 罗丹妮. 牛皮癣的药物治疗现状及展望[J]. 中国药业, 2015, 24(13): 127-128.
- [6] 徐强, 王蓉, 徐丽华, 等. 土茯苓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影响[J]. 中国免疫学杂志, 1993, 9(1): 39-42.
- [7] 徐玉田. 黄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光明中医, 2010, 25(3): 544-545.
- [8] 杨素清, 袁锐, 闫景东. 祛风败毒汤治疗银屑病 60 例临床观察[J]. 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1, 18(6): 542.

(收稿日期: 2016-09-22)

(本文编辑: 董历华)